

●诗歌

诗五首

□金益

爱的花园

爱的世界
有时像我们难寻入口的秘境
温暖在旁人的故事里
在隔岸的烟火里
有着独属于自己的迷茫、寻觅

向生活伸展自己
就像土壤中塑造出花
以养料、温柔、守望
也有解不开的枝桠，泥沼
心中的念，舍不得拆的旧疤

他山之玉

他刚刚落在这尘世
先遇见一块石头
在他不懂挑选，无法躲开的时候

他最早学会的是抚摸石头
仿佛那是他最贴身的温度
那温柔之力给烙了个印

后来那石头慢慢嵌进他的掌纹
这样风来的时候可以握紧
把漂泊与动荡都挡在身外

他走过荒原，走过险峰
他跌倒，他站起
他醒，他梦，如影随形

后来他化作尘埃
泥土里仍埋着那块石头
最不能剥离的骨

白鹭南飞

在疏疏的节气里，
一行行寒鸦掠过檐角。
是立冬后它们常结伴的时刻。
它们聒噪着，仿佛呼告同伴，
要急着回娘家。
我不知道它们的翅尖是否凝了
冷霜，
霜是否染白了它们的颈毛。
或许它们偏爱此刻的翱翔，
它们划破一层层霜的薄纱。

我的小院志

一直想种一方小院，不必大大
留一角曲水，让觞随波走
接住墙外漏进来的风
也接住自己，人潮的悲欢里抽
离的魂

移一株罗汉松，或乌桕
让它站成光阴的骨，再邀一朵
云

在枝桠间筑巢——不慌不忙
垒几块顽石，让日月在石缝里
错落

挖半池清浅，引竹影入怀，蒲
香漫过衣襟
四季走过来，都带着一生的温
软

杂木不必修剪，按自己的心意
生长

蔷薇开几朵就好，留蜂蝶的翅
尖
挑着余音；瓜果挂几串
让青红的果实风中，把日子
缀成诗行

有人来，就煮一壶茶
不谈远方，不数过往
手机搁在窗台上——
所有的信息，静等茶香漫过时
光

刺子绣

一针一回之间，
我的指尖完成了一次缜边，
棉线喂养了粗布。
我依靠棉线的韧劲，
金鱼舞蹈一般胆怯又安稳，
每一次都抵在针尖之上，
总有一次挑破流水纹。
棉线穿过经纬，
缠了每道针脚，
每一寸留白，
像月光漫过田埂上的麦，
让每一份快乐在成形。
我嗅闻棉线的朴香，
有草木的清芬。
我数过了每一缕
理应绣出这人世相生的一切。

●时光流响

故乡的银杏树

□曹建发

在我曾经就读过的赵市中学校园里，有两棵高大的银杏树。银杏树在我家乡可是稀罕树种，十里八乡都难得一见。因此大家都觉得学校是个风水特别好的地方。

没有人确切知道这两棵银杏树的来历，因为这两棵树的历史远比我们中学的历史要长。据说，20世纪60年代初学校成立时，老校长就是因为看到这里有两棵银杏树，才力排群议把学校建在这儿。自从建校以后，这两棵银杏树便成了学校的中心。学校的喜报墙、读报亭、黑板报都建在这儿。每年毕业典礼的最后合影也选在这里。经常有毕业多年的校友带着心爱的情侣从外地来到银杏树下拍摄婚纱照结婚照，让这两棵银杏树见证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这两棵银杏树，也在师生们日日月月目光的爱抚与心灵的期盼中，渐渐染上了神圣的色彩，成为了学校的圣物和精神支柱。当早上学生们背着书包走向学校，远远望见那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心里就会产生出一种温暖，仿佛看见了家人的迎接，忍不住加快脚步，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大门前。当师生们忙完一天的工作和学习离开校门回家时，这两棵银杏树就像慈母送别去远方的游子，默默地在门口的风中看着孩子们远去，又默默地守护着，等待着孩子们的再次归来。

不仅师生们把银杏树当作吉

祥物，就连大自然中的许多生灵也看上了它们两。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许多不知名的鸟儿就在树上筑巢安家。学校中午休息的时候，学生们常常来到树下观看。五颜六色的鸟儿成双成对，不时进进出出，辛勤地抚育着它们爱情的结晶。听着鸟儿那天籁般的歌声，一切因学习而造成的紧张与压力瞬间便会烟消云散。在夏天，那茂密的枝叶也成了知了最美丽的栖息地。聪明的知了们争先恐后地占领着各个有利的隐秘位置，不知疲惫地歌唱着，诠释着夏天的热情和奔放。

“十里西畴熟稻香，槿花篱落竹丝长，垂垂山果挂青黄。”到了秋季，家乡的田野和树林被染成了金黄色，尤其那两棵银杏树更是灿烂耀眼。金风吹过，一片片掉落的银杏叶就像那成千上万只蝴蝶随风起舞，又纷纷扬扬地撒落到地上。此刻整个地上就像铺上了一层金子，甚是好客。可惜那时候没有手机，无法记录下那美丽的场面。课间的时候，师生们也暂时放下手头的作业走出教室，来欣赏大自然赐给我们的美。一些有心的同学还会把好看的银杏叶捡起来，晾干以后贴在卡片上，再题上一首唐诗宋词，做成各种礼物送给要好的朋友。

当然最难忘的莫过于高考的那一年。我们准备高考的学生都住到了学校，每天晚上复习到深夜。在有满月的晚上，我总是最

后一个走出教室。抬头看，一个圆盘似的大月亮，高高且沉甸甸地挂在银杏树的顶端。那一刻，高大的银杏树托着月亮，月亮的银辉又落在银杏树上。校园里是那么宁静和安详，我的心里泛起了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可一会儿，想起自己的前途，想着当时仅仅个位数的大学录取率，我的思绪又会变得忧愁起来。我觉得我的大学梦就像眼前的月亮，那么美好，可又那么遥不可及。

在高考前几天的一个下午，我正在教室里复习功课。班主任徐老师过来告诉我，说我父亲找我。我赶紧出去，远远望去，瘦小的父亲手里提着一个布包正等在银杏树边上的报栏前。他一看见我，大声地唤着我的乳名，边招手边向我走来。我怕父亲的喊声影响其他同学，赶紧过去，问父亲有什么事。父亲告诉我，听说前几天我病了，因此特来看看我，顺便给我买点我喜欢吃的东西。我打开包里的饭盒，发现里面有母亲做的我特别喜欢吃芝麻饼和几个咸鸭蛋，“真好。”我高兴地说。因为要准备考试，我简单跟父亲说了几句就对父亲说：“阿爹，我要回去复习了，你也早点回家

吧。”父亲站在原地，目送着我转过身返回教室。还没走几步，父亲又对我说：“复习不要太累了，要当心身体。”我顿了一下，听父亲接着说：“考上考不上大学都无所谓，大不了回家跟着我学手艺做木工。”听着父亲的话语，我的心一阵颤抖，泪水顿时像迷雾一样，一下模糊了双眼。

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两棵银杏树已成了我心中的那一缕乡愁。每每想起它们，就会想起那一段短暂却又美丽的青葱岁月，想起过去的同学和老师，想起我那瘦小的父亲，正站在那棵银杏树下，喊着我的乳名，向我招手，向我走来……



柿说旧语

□王鸣江

弟子，芭蕉曾三访落柿舍。

柿子熟透后易自落，掉在地上一包烂浆。奇怪，北方的柿子能经冬不落，到旧历年仍挂在枝头，倒也喜气。树熟的柿子最招鸟。我曾细致地观察过，最爱吃柿子的是棕鸟和灰喜鹊。

它们站在枝头，小脑袋东张西望，偷感十足。但它们啄几口就弃了，在柿子上留下一个窟窿，飞走了。又一只飞过来，另挑一个果去啄，真是暴殄天物。

好多古书里都说柿有七绝：一树多寿、二叶多荫、三无鸟巢、四少虫蠹、五霜叶可玩、六嘉实可餐、七落叶肥厚可以临书。这是彼此间抄最多的一句，我翻到的不下有四五种。古人虽则推崇柿树，但其树形并不美观，枝条往往旁逸斜出，参差披拂；主干也不甚挺拔高大。柿树的美，当然最是霜染柿红。没了果果，还有什么看头呢？

柿子在泛黄时即可摘下来，放置在干燥温暖处，隔些日子自会成熟发红，我们家乡话谓之“捂”熟。这字也不知怎么回事，找了个相近似的字将就“意思”一下。“捂”熟不是“树上熟”。我的理解是，微熟的水果摘下来后在一定的存储条件下等它再成熟，所谓后熟。有些地方称之为“溇”。北方人爱溇柿子。硬柿子泡在温水里静置几天就熟了。据说古人用做药药的水蓼来催熟柿子，就像我们现在有将香蕉和柿子杂放来催熟一个道理。仿佛它们之间在发生一种神秘的化学反应。在我们乡下，以前是把柿子进进米窠里的。这有个坏处，会遗忘，柿子就烂在米堆里。存放进有石灰或者草木灰的陶甕里也是好办法。

有的柿子只能挂在枝头瞧瞧。不是不能吃，而是不中吃。我们这边有一种称之为“药柿”的，熟透后更是难看，皮色青黑九月间，一场台风吹来，被说的柿子已经长到拳头大小，被大风吹落好多。跑出去拾回两大桶，大约八十多个，难免心痛。又不能吃，最后还是扔掉。看着掉落的青柿，想到了向井去来的落柿舍。那段时间正在读的是松尾芭蕉的《嵯峨日记》。去来是芭蕉的

说不好。或者说应该不是一种味道，和“辣”一样是刺激感。涩的感觉是有点“拉”舌头，和拉垮垮的生活一个味。张岱文章里说，涩的口感是“勒”。绝妙。柿子熟透后涩味才隐去，甜味上了风。柿子的甜，不是喜出望外的甜，是云淡风轻的甜。甜中又带一股微微的若有似无的涩，像极了否极泰来苦尽甘回后的中年人生。

柿子挑软的捏。人群里，我似乎一向是个“软柿子”，于是和柿子有惺惺相惜之感。对柿子的好感在与日俱增，仿佛日久生情。柿子红红火火那么热情，性子却是寒的。旧年落下胃溃疡之疾，不敢食用性寒之物。这两年好了伤疤忘了痛，贪嘴偷偷吃过不少柿子。我从不在外人面前吃柿子。为何？太不雅观。熟透的烂柿好比水蜜桃，吃得双手、满嘴都是淋漓的汁水，岂不狼狈？近年风行脆柿。我是不大相信的。我理解所谓脆柿，不是什么新品种，只是在柿子微微成熟时采摘下来，用特殊方式去涩同时保留其脆口，比起烂柿更有些风味罢了。

柿子的后加工，据说可制柿醋、柿酒，不曾见过。柿饼倒是常见。在果脯一类的食品里，我顶讨厌的要数柿饼。吃起来黏糊糊地粘牙，简直是没牙老太的消闲食。我的外婆，在我小的时候常给我吃柿饼。她储存食品的器皿很特别，是放置在床后的两个陶甕。甕底铺一层干石灰，盖上一块老布，起到防潮的作用。陶甕里窖藏着各种零食，杏元饼干、桂圆干、蜜枣、柿饼等。

前些年乡间很流行自制柿饼，走在农村的宅前屋后常常看到挂起来晾晒的柿子。

柿子没有等熟透了才去摘的。做柿饼亦乎如此。摘下来的柿子橙黄而微硬，易于削皮。柿皮并不丢弃，置匾中，摊开风干，另有用处。柿子削皮留蒂，拿细棉线一个一个拴成串儿，挂在秋风里晾起来。秋日晒得多，柿饼会发黑。还得是秋风，不催老。吹个十天半月，吹成搪黄蛋似的，软化了，逐个捏一遍形；再吹个十天半月，密封收储起

来，铺上一层柿皮，开始捂霜。

我一直在搜集一套《中国烹饪古籍丛刊》，其中有一部《调鼎集》，清代童岳荐所撰，里边有制作柿饼的方法：“去皮捻扁，日晒夜露，候至干，晒纳瓮中，待生霜，取出即成柿饼。”我先前以为柿饼外的白霜是撒上去的糖霜，看过这段文字才知是“捂”出来的。柿子外面原先有一层天然的果霜，但削皮时已一同削去，只留下果肉。柿饼的白霜完全是果肉中自然析出的一层糖霜。这种自制的柿饼其实是风干柿子，和小时候吃过的柿饼完全不同，可口得多。

柿子是很得口彩的水果。两只柿子，谓“好事成双”；两只柿子与如意组合，谓“事事如意”；柿子、柏枝与灵芝组合，谓“百事如意”；柿子、竹子与灵芝组合，谓“诸事如意”；柿子与梅花组合，谓“喜事”；柿子和蝙蝠组合，谓“事事百福”；柿子与花生组合，谓“好事发生”。我想起来曾经在报端上哪篇文章里看到这样一个谐音组合：某地政府大院，遍植山楂树和柿子树，同行参观者问：为何只种这两种树？答曰：此谓政府工作“扎扎实实”也。估计是编出来的笑话。

画家们也热爱这样的谐音题材。沈周有《荔枝图》。这两种完全不同季节的水果画在一起，谓“利市”。齐白石画柿子和芋头，题目“事事遇头”，意思是遇事都有好的开头。花鸟画中，齐白石画柿子算是最多的了，自号：柿园先生。有人说齐白石画的是方柿，其实大谬，一看画法就知是北方常见的盘柿。画柿子，著名的是南宋画僧牧溪。他的一幅《六柿》画了六只参差错落浓淡干湿的墨柿，好过古今来多少画家的花里胡哨的柿子。我尤爱其画上的“7”字形的柿柄，简直是大拙若巧，大道极简的美。

写柿子，实在是南北通行的风物，没有什么新鲜的话题可谈，是为一篇“旧语”。作此文，我倒是怀念起那位可亲的小老太来。自秋过冬，回忆里她又将半夜起来检视窗中的柿子，打开甕盖，轻轻地捏上一捏，给它们那个位置。

●流年碎影

理想

□陶杰

周六去接孩子画画，路过虞山尚湖，刚好与一场狂风骤雨迎头相撞。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湖水翻滚，环湖路上落满了树木的残枝断杆，汽车行驶在路上像是在风雨中飘摇的小船，让人心悸。暴雨来得急，去得也快，像个孩子，一会痛哭着，一会又爽朗地笑了起来，让人猝不及防。

时节已过秋分，按理这时候应该天气转冷，凉意渐起，今年却依然闷热难当，热浪蒸腾。看了天气预报，似乎还没有停下来的迹象。这样反常的天气，让整个空间也变得错乱了起来，一会暴雨疾驰，一会晴空万里，这边下着雨，那边太阳高照着。一个城市，同一时间，完全不同的天气状况，似乎天空自己也乱了方寸，一惊一乍的。

孩子学画画已有三年了。我不懂绘画，画得怎么样也分不出个好坏来。每次去接她，老师总是说着鼓励肯定的话，让我觉得应该画得还行。可细想起来，这话很有水分，难道当着我的面持否定态度？那谁还愿意来画画呢。有时一张素描要画一两个星期，涂涂修修，在白纸上用简洁的线条呈现立体的形状，还要生动饱满，确实耗费精力。难怪孩子一听到画画就兴致不高情绪低落，我只能耐心地解释画画的好处，说点她现在很难理解的大道理。这父亲可太卑微了，忽地想起我父亲的严厉，和我完全两个模样，只能感叹时代变迁太快了。

我问过孩子将来的理想是什么，回答斩钉截铁，就三个字，不知道！换做我小时候，迎接的必定是一顿骂。算了，还是耐心点好，没被她嫌弃已是不易，还骂她，别想。自从上小学后，奖状年年都拿，这资本够厚，就是块免死金牌，直接导致我在学习方面不能批评她，我一开口，她就还我个轻蔑的眼神，说，你都没拿过“三好学生”，就别说话行了行不！行行行，我的软肋精准地被她拿捏了，大热的天，和孩子计较个什么呢。

我清楚，理想对孩子来说就是个虚无缥缈的词语，预测将来本身就是不靠谱的一件事。让她学画画，只想让她在繁重的学习压力之余有个解压的渠道，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给她解压。我对她说，画画就当是玩，别太当一回事。顺带着培养下她的兴趣和欣赏水平，潜移默化地提高点审美。想法是不错，可实际上状况百出，画画的时间太长，原本作业就繁重，玩的时间少，这样一来更加挤压了她的空闲时间。每次去画画她都百般不愿意，挤眉弄眼，跳上跳下，搞得一惊一乍的，和最近的天气一个样。

当然结果不一定全坏，也有欣喜之处。很多次放假在家里，我看她拿了支笔，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安静地画来画去。画好了就兴高采烈地跑过来问我，看看，画得怎么样，还行吧？我拿过来一看，人物就一只耳朵，小狗少条腿，苹果缺了一块。我说，好好好，不错不错，总算没白学！她说，骗人，还没画好呢，继续画！说完继续认真伏案作画。她似乎对画画渐渐有了兴趣，兴趣和快乐是关键，画的好与不好就随风去吧。

雨断断续续地下了很多天，房间里闷热潮湿，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发霉的味道。周六应她要求，把她的房间彻底重新布局了一下，桌子书架整理干净，重新摆放了位置，凉席、空调被子都换成了新的，过道里又摆放了几盆绿植，房间里似乎重新焕发了生机。我说，满意不？她转头对我说，爸爸，那天你问我，理想是什么，我现在知道了。我好奇地问，是啥？我就想好好地睡一觉，什么都不用做，这就是我现在理想。她说着，眼里填满了无奈。确实现在孩子的压力远比我小时候大得多。我摸了摸她的头，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回答。心想，这不正是我的理想吗，这孩子怎么把我的理想给说了出来。我说，那行，今天我们就什么都不做，自由活动，想吃啥我去买！她喜笑颜开，说了一大串。好，现在立马去。

在路上，我转念一想，总感觉哪里出了问题！看来又要被画画老师责备了，果不其然，手机上老师的信息来了。